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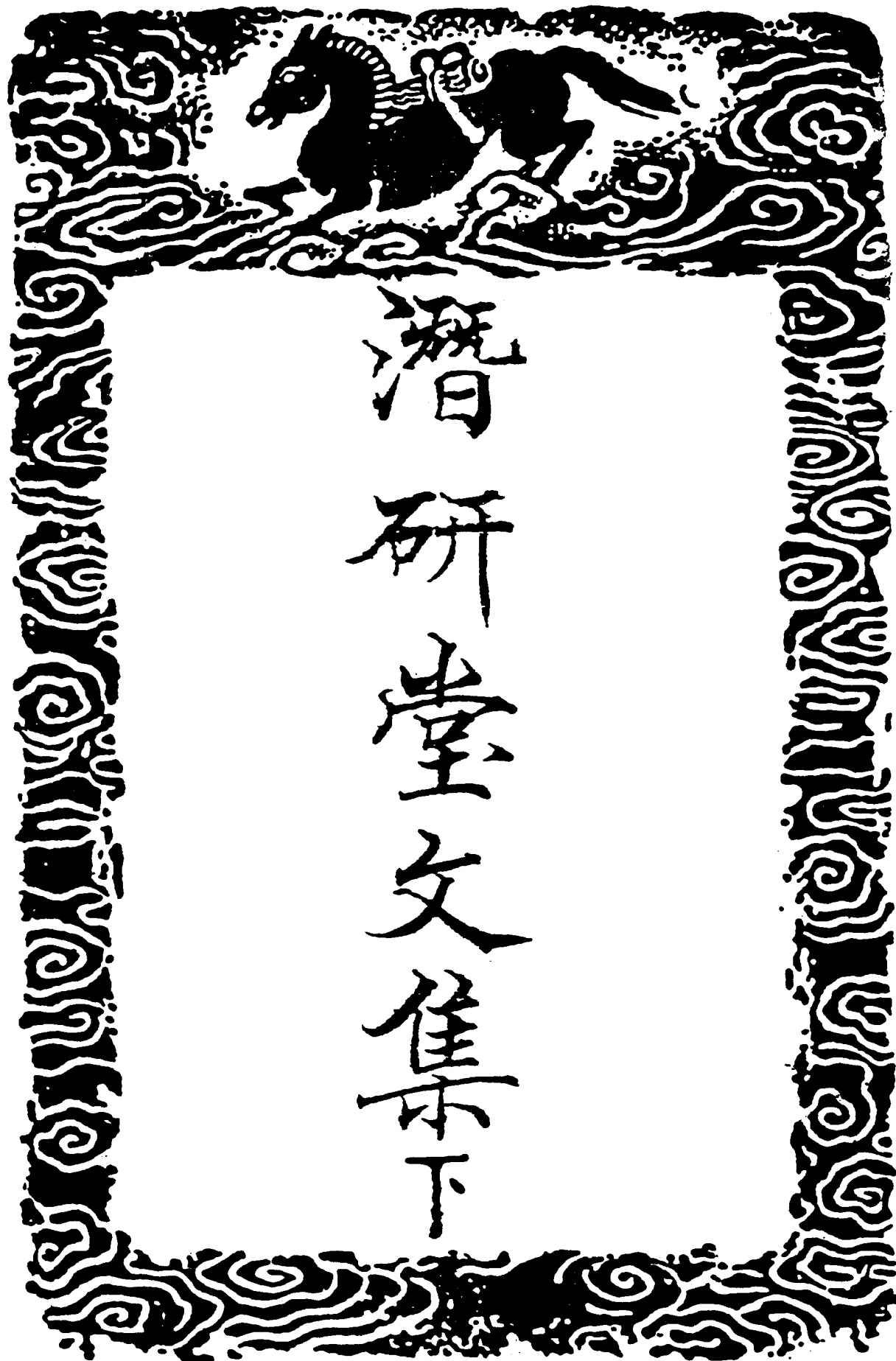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七冊目錄

文學類

## 文別集——清

|                       |   |           |     |     |     |
|-----------------------|---|-----------|-----|-----|-----|
|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自卷五至五十)..... | 清 | 錢大昕撰..... | 四部  | 〇五七 | 〇〇一 |
| 經韻樓集補編二卷前附段王學五種序..... | 清 | 段玉裁撰..... | 段王學 | 〇五七 | 四四一 |
| 王石臞文集補編一卷.....        | 清 | 王念孫撰..... | 段王學 | 〇五七 | 四七一 |
| 王伯申文集補編二卷.....        | 清 | 王引之撰..... | 段王學 | 〇五七 | 四九一 |
| 思適齋集十八卷.....          | 清 | 顧廣圻撰..... | 段王學 | 〇五七 | 五二一 |

潛研堂文集下



•

•

•

答問二

問說文暢字下引商書曰暢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暢谷文已互異且暢字下又引嵎鍬暢谷之文據叔重自序僞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暢暢字別豈亦兼采今文歟曰叔重云僞書皆孔氏則不僞書必歐陽夏侯本矣暢谷僞虞書而暢谷不僞虞書可知暢爲古文暢爲今文如一之日畢浹然鯁鯁不僞詩則非毛氏也若暢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爲是蓋許君所引虞書

潛研堂文集卷五

說非卽書文如仁覆閣下謂之昊天亦僞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暢谷後人因日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爲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尙書古本皆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爲漫今本作慢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爲漫文同義別僞孔傳則均訓爲漫矣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爲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爲

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爾

問伊洛澗澗皆入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澗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糸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碑有曲紅長卽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緼令卽溫也春秋傳有酒如澗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竊意澗本作繩以水回曲得名俗師轉寫作水旁爾江叔湛云古澗南本經訓導應淵可證

潛研堂文集卷五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濤氏矣盤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尙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說者不解憂腎陽爲何語徵諸太沖之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腎揚爲陽三字皆傳寫之譌那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之注遂不可通矣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爲注魏都賦劉逵爲注吳蜀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

題作淵林  
注姑從之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孔冲遠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爲證亦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櫟括尙書大傳櫟括之旁多曲木說文櫟括也括櫟也櫟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于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

潛研堂文集

卷五

三

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六朝人尙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彤者相等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等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彤當從肉乃別彤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傾倒甚矣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語頗難解曰玉篇立累塹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尙書作立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正當如此而傳寫爲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文本當云

馬作立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時妄易之也

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尙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秦誓所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讎武王世爲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曰此古文尙書所以可疑也太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聞誅一夫紂之語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爲齊宣王言之蓋有爲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虐我兩言孟子何不引書以實之邪觀牧誓一篇但云恭

潛研堂文集

卷五

四

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偽書之誣武王甚矣問今文尙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事以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

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矣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本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

潛研堂文集

卷五

五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宋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卽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

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傳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涑又引攷攷無怠又引師乃指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尙書於今文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詁爲僞者矣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潛研堂文集

卷五

六

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孽孽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尙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既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真太誓審矣

問洪範思曰睿府作聖伏生五行傳作睿鄭康成以爲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容以容義爲長請言其詳曰

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卽以洪範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圍豫之爲舒皆文殊而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睿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恒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絲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

潛研堂文集

卷五

七

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問大誥篇首云猷大誥爾多邦馬鄭王本皆猷在誥下

漢書載王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猷爲道亦在誥下惟偽古文以猷字開端於文義未順曰古文微子之命開端亦用猷字并移此篇猷字在大誥之上皆誤也班史翟義傳載莽大誥後人譏其蕪累却於經學有功如弗造哲迪民康莽誥云子未遭其明慈能道民于安較之傳義爲優爾丕克遠省莽誥不作不較傳訓大尤善也天閔慈我成功所傳訓閔爲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閔慎釋誥文攷釋詁本云慈慎也經旣以閔爲慈不當重出慈字據莽誥云天慈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慈乃勞之譌字形相

潛研堂文集

卷五

八

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尙未誤也問康誥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傳訓丕爲大周初去商尙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卽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丕本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不爲不書丕克遠省丕遠惟商耆成人又譌不爲丕非經文之譌說經者清之也毛公誥詩以不顯爲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

問召誥王之讎民蔡氏以爲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王以天下爲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讐其君也殷命旣黜而讐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

勸王以警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警爲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警民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方篇中初未目殷士爲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篇中却有毖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僞矣

問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先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

潛研堂文集 卷五

九

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眇漢書谷永對策言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日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楊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卽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攸攸訓進亦有近義問畢命傳訓弼亮爲輔佐疏引釋話亮佐也今釋話無此文疑疏誤曰釋詁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以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

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爲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尙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僚字詩涼彼武王毛訓涼爲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爲信則諒僚俱通作涼而僚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僚蓋隸變移人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爾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

潛研堂文集 卷五

十

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闡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無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牘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于永嘉自東晉古

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諭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

潛研堂文集卷五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五

卷五

十一

潛研堂文集卷六

嘉定錢大昕

答問三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

潛研堂文集卷六

卷六

一

喬之下卽云無枝爲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卽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雅爲證秸鞠爲鳩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鳩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德如鳩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

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俚俗之妄稱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

解頤之論矣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污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美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囑通詩天之囑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𡵓𡵓遠也古讀𡵓如絢說文𡵓从𡵓聲或作𡵓春秋傳潛研堂文集卷六

卷六

二

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璫弁則瓊璫璫三字音義相同𡵓亦从𡵓省聲此𡵓之正音也𡵓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𡵓本从營省聲而與𡵓環通詩獨行𡵓𡵓釋文本亦作𡵓𡵓環在疾崔本作𡵓左氏傳𡵓𡵓余在疾說文引作𡵓𡵓環如𡵓猶讀瓊如琤也說文走部有𡵓字云獨行也讀若𡵓此卽詩獨行𡵓𡵓字𡵓正字𡵓𡵓皆借用字古人訓𡵓爲均而勻字經典亦作𡵓𡵓既與𡵓同音則𡵓與洵音亦相近矣

問旌邱篇褒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

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奥著都人士皆取璫義此篇不當

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故詩人責之與候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衰爲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衰然爲舉首服虔云衰然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啓源云淇奥篇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鈞也而稱不稱焉美惡不嫌同辭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亦有可攷否曰古書庸與閭通左氏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潛研堂文集卷六

三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閭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剡閭豔刻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閭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閭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燄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閭也或謂鄒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目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

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使之志疏亦云伎好之幼童則伎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

問子之還今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今以營爲地名與毛說異且營與閒有似未合韻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公背公爲公是營卽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卽闕闕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闕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

潛研堂文集

卷六

四

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爲便捷此以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歟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爲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日子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蕪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撫孫說得之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

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與媚寵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唯晚出古文尙書罔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爲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古

潛研堂文集

卷六

五

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儺敦讀如彫徵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岷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衷本一字而強分爲二甚且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則拘墟而近於妄矣問晨風篇隰有六駁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其倫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駁必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駁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卽詩之六駁乎又釋艸云灼九葉樊光本灼作駁

問詩又缺我錄錄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錄說文棟訓鑿首卽詩又缺我錄之錄與毛解本屬相協斧斯錡錄皆民間所用非兵器故毛傳以斧斯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所用失其義矣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夫旣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

潛研堂文集

卷六

六

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以改小雅之次似矣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蘋於草蟲之前乎要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問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卽詩之嘉

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樛木喬木皆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閒魚所產其所該甚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傳會遂失詩人本旨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爲說惟北山有萊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爲艸之總名非有別艸名爲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

潛研堂文集

卷六

七

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爲釐臺萊皆有釋艸正文可證傳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爲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蓫以蓫爲牛蓫疏謂釋艸無文然否曰釋艸云釐牛蓫釐蓫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是蓫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葛藟亦釋艸之正文而疏亦失引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菜而鄭申之以爲庶人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

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爲一節二十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節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漏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本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以甲寅爲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爲三統不亦謬乎二十節爲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

潛研堂文集

卷六

八

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  
潤文王篇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罔於義似未安曰假與罔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明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卽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卽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

問說文口部咍字引詩無然咍咍言部咍字亦引詩無然咍咍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

潛研堂文集

卷六

九

與毛鄭朱注俱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恒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亾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爲

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爲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獲殄不殄鄭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問召旻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裨與替爲韻末句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爲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替

潛研堂文集

卷六

十

在竝部以竝白聲或从山或又从𡇗从曰古文𡇗已久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曰𡇗聲張平子東京賦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結節誦秩爲韻與說文所稱從竝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已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壇段君王裁啓之

問我將云儀型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朱儒不信爾雅故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儀當訓善王于興師王于出征于當訓曰心平愛矣遐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亦通人之蔽矣

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爲大正義謂其義未問願聞其審曰說文爺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遠汝弼卽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爲坡苞爲本

潛研堂文集

卷六

十一

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邇爲鄉殺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

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澹哲篇幅隕既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

問魯頌駉駉牡馬在坵之野坵古作𡇗說文𡇗字下云林外謂之𡇗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駉字引詩在駉

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駟駟說文作驍驍果可信否曰曰古文又作同爾雅作垌詩作駟皆經師孳乳之字詩既以駟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偁詩皆主毛氏則毛公本作在駟之野矣駟在馬部故以牧馬苑爲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馬今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毛本亦是驍驍也驍古竟切駟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駟改駟爲垌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駟字爲李陽冰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駟垌與今本同若果是唐人竄入當引駟駟牡馬必不云在駟之野矣

荅問四

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曰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大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

有讓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纂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

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朱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

潛研堂文集

卷七

二

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尊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人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閻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樂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

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振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鄧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亦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

潛研堂文集

卷七

三

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